

朱子語類

四十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九版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升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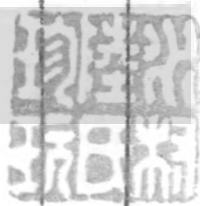
延平先生氣象好

振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眸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驥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累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方



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
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
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
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着看了一聽碑又移步向次壁着
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
是也方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
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
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
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
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
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
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

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
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美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
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
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
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
失方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
仲素衣服之類亦自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
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
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俟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
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方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

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

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

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

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憫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着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告罷着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尚有

這此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幹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直意思纔着心去看便蹉過了多升脚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着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昆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方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方

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方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方

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詎

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

其著察方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賀孫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

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為只用盡卦但有決烈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方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賀孫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白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淳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淳

再論李先生之學當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

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德明

胡氏門人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未曾見說嘗讀其書有何新得今又與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方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升卿

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個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實平易方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抵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其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

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然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抑

南軒嘗言道悶工夫好做振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無這些箇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輝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檐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錄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

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雜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嘆美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今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何嘗不願為好人而怕為惡人輝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良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此處此詳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

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萬同

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得此書如孟子竟無工夫改以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某與議論修來

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其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戲語

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嫌他說得未盡云我更與他添些令盡彼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某攻他

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兀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天子想像慕用其與說此譬如吾天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未經修爲人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着一片說入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類關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只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

南軒語孟其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

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師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字粗疎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彛這箇道理却在彛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待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

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

林文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其射是其隼是其高墉是其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振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口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湯進之不去事不可爲莫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其待得見魏公時親與之說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來湯左相張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時召南軒入往來傳言與魏公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帷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然宮禁左右且少帶人又百司之類亦且帶緊要底去上曰朕獨行后妃宮禁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軒祝上未須與人說相將又謫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洩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顧左右無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帷外皆是宮人深懼所言皆爲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其後與宰相議用兵事湯固力爭上曰朕曰文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開關地謂上往建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祝臣勿言聞陛下對宰相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撓人故以此激之諛不如此南軒出入甚親密

蒲朝忌之一日往見周蔡政府諸人在次第遂報南軒來周指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亦問至太上處理會事之類太上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奏邊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順應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說不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罵亦有秦檜不如之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事之類甚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事事沮之不可為矣先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張斌當之人愈忌之揚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須是云有劄子上大喜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須是如此理會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趙雄之徒不喜遂沮抑之揚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其弟出入揚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感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

審覆行亦何害

南軒只以魏公繼室配又以時祭廢俗祭其屢言之伯羽

因說南軒為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揚春風駭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題桃符云爾擇之譏之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計十版

朱子

自論爲學工夫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公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

敬仲○以下讀書

後生家好着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

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

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本之

某自牛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

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揚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

文亦然極爲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揚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

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

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道夫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其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者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者如此看又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割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也

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下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朝之瑟一倡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

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直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

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其舊時讀詩也只先去有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而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其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

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着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着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壯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

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者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大雅讀書負多最是太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着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

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愨實處方已備

其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德明

其嘗見說着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其直是下得工夫難其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

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戲易說多失伊川精意而言。賀孫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學蒙

其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德堂記文定答曾呈兩書皆曾把做孔子空言語一般看文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備

其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着夫看它備其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

其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才難理會太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麤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履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其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其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

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
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以
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
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
浹洽於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
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
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
亦非教人於無着摸處用工也其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
後來李先生說今去聖經中求義其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
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一病籠統不界一
者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

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
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
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
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
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
覺心有不專一否曰其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
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
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
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
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
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
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
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
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

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割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誦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

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乘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白謂古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

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胡泳

某嘗嘗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其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其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甫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論學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託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

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倒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倒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

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應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其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

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

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

德明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子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堪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方子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淳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

畏如此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其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豪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子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癡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措磨遂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措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着他門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之工夫涉獵者過所以不

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問

讀書須是虚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曾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云

於上面但覺透得一半○賀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夔孫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憫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憫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說生是年正月書於藏閣下東楹○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便自睡不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下欄雜說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又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

箇懶墮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個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閑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
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
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
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
得五出且隨其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
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錯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寶錄連夜
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商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
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畫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十一版

朱子二

論自注書

摠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
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
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
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
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
解得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
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
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
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
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

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耳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其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其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

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略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豪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壽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篇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璘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鹵莽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倪

楊尹叔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為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亦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大莊太嚴厲了萬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倪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大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倪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

不復爲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着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也曰皆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己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無此爾淳

安鄉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閨內言不出於閨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稜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

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錄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闕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楊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教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賀孫同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
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
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
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
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
裏又却不如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
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
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驥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
傳已自成書文蔚

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辨當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
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冰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
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
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
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
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
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着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恭
自棄章只恁地鵬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
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
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

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
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
明若元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
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
了時與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首章說上下
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棄不厭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
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
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
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
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
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
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
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時舉

敬之間着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
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
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
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
是箇陰陽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
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字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
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
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
如堯舜六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
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
語初不是着意安排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
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

其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明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鷓突故不編入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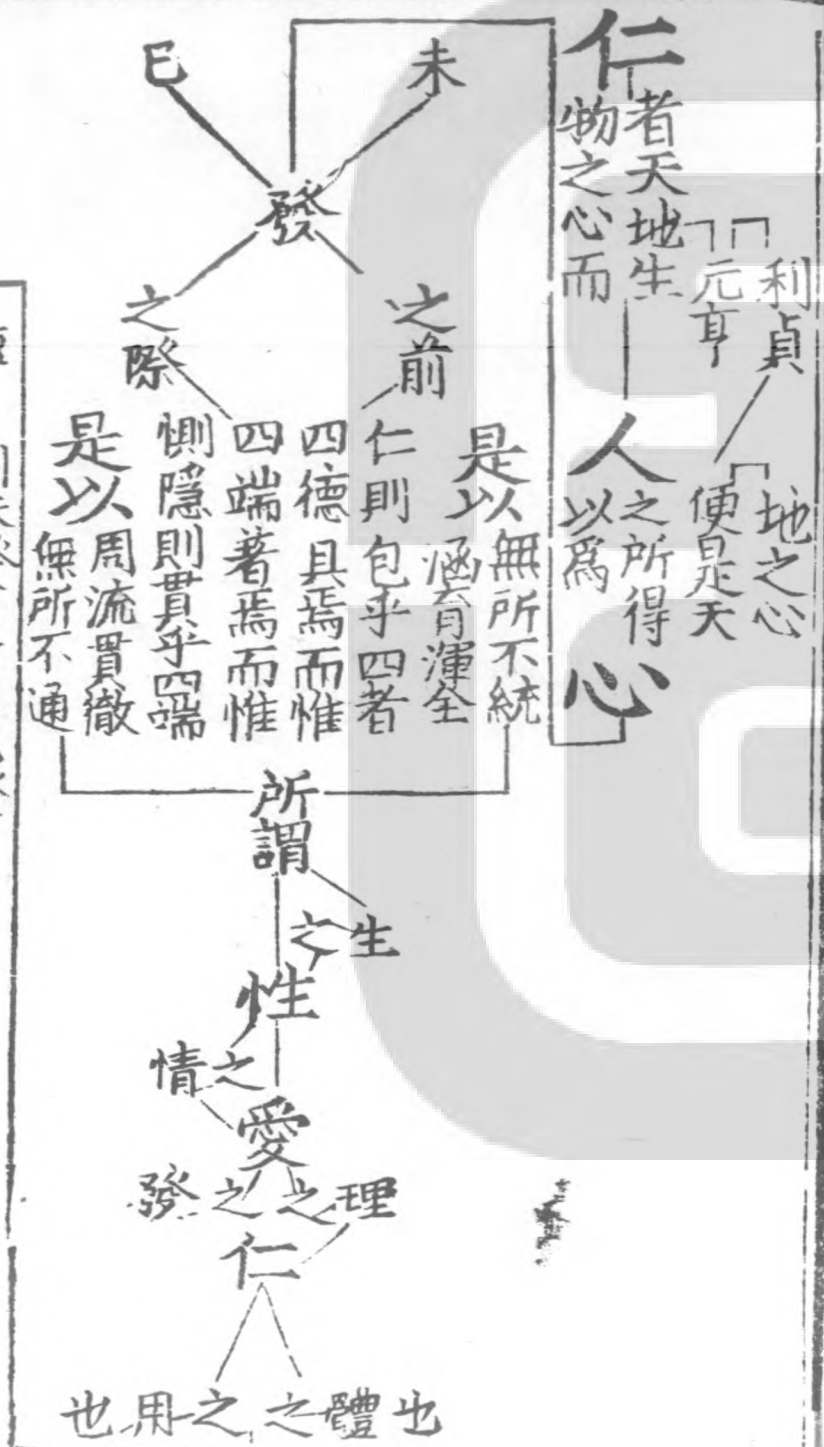
中庸集略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門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其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門說多却覺煞得力義剛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闕祖

仁說圖



專則未發 偏言則仁 是體已發 惻隱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仁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 恕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
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
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
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
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之則一者包
四者以偏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備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其中
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
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
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

處備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
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穆仲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
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
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封也北方謂之蟻樓如
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
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
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鶴鳴于
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鶴鳴于垤以俟蟻之出
而啄食之也王荊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
過北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備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事便是
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不
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淳

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曰都只
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
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
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
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下面說箇心不走作寓
或問敬齋箴後面心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
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
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
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
不曾做做着時不患其迫切其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個

六君子贊

勇撤阜比說講易事闕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元腦如
搏謎相以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
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
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
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
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
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
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
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
統剛錄作此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
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
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

官只如旁人立者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
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
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
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
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
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
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
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
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
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
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
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
成則須焚之天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上之後秦
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
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
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
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
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
上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
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
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獄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

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
通鑑畏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
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
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六計十六版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署其向為同安簿訪
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為
泉俸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懵不知他是極子細
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賀孫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
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編貼云本廳取幾日點
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
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今其具

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事而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專達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其戲謂要做箇軍官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傑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政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早便剗剗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貴准擬糶米添派管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二萬買糶米賑糶早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舊來

截住客船糶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糶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又之為南康官吏之害

某在南康時有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稅又有以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

道夫言察院黃公職剛正公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

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動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
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
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
可得耶後其罷諸公相餞於白鹿其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
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
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謂之
先牛鍊云因出謂回即取吏杖之譙樓下方始交割有一道夫
人繁鍊云因說劉子潛好言家世曰其在南康時有道夫
騎馬踏人人家小兒其鍊而禁之子潛以為不然其因道夫
痛責之為大罪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
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其在南康時吏人
欲申隆興又建康除安撫亦只是列郡其都是使牒吏初
皇懼其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揚

總論作耶

因論常平倉曰其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
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
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其在浙東嘗奏云常平
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
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其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
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
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物他通判雖管
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
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
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備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
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
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
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

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賈孫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間有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賈孫馬子巖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連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筆數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官其人契湯當面拆書若無也

方令其去人傑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口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議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傑

浙東

而今採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採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備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制飢餓人少通判鄭南正冊三云數實及子細制起三倍可學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書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下兩

縣飢民其人
不留意只抄得四萬米
人外縣却抄得多
遂欲治之而
不曾却託石天民
重抄得八萬人
是時已遲
天民云甚易
只關集大保長
盡在一寺
令供出人之貧者
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
便辦却分作數等
賑濟賑糶其初
令畫地圖量道里
遠近就僧寺或莊
宇置糶米所於門
自立木牕關防再
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云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
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訓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
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
米木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吏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
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夫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
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懽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
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

容私此大不可可幸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破家酒坊者做不起如鹽倉之
害如温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而更欲白之朝出鹽之

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升卿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
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
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
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
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
縣於鄰州用牒却有著令德明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
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道夫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
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

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勸若更離問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為浙東倉君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徇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

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賀孫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浚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迫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矣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

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
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若寡廉鮮耻雖能文要
何用其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辨少異

詣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
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外都不
曾見道夫

先生孰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
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
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覡惑等
事先生感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
宮每歲兩期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
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
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光二

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
為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
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
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
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
知者之所為爾謨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
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
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
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
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
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
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

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
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
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
城郭其處種芳木爲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賀孫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
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判得不端
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喝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
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尤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
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
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說或
是作縣者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
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三時
亦復如此若是恨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

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
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
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
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
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
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書樣子
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
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
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
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
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

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未於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

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網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筭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發簿與呈州初過磨筭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俸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筭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

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
是大綱紀如其為守凡遇支給官自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
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
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
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
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
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
却背地去典賣後來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
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
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
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
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
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耻者本無
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

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
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沒收殺其在漳州忽
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關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
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
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
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
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
節如其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
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其遂
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
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
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
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索取索當初朝廷只
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
省去將請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
請一面差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
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
乃是奉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
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邊下替交割職事直是恁地胡
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求得恁地急不能
與爭自去了賀孫

敬之間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
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
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
亡却據法負賴遂著令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
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承看驗逐項

剖析之細乃知其情賀孫

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縮或非所有則以
上供錢對易於此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信州二州
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
縮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請恬不為意或得三分之一皆
發到一半極矣然縮絀溥而價高常致軍人怨罵傳景仁初
解漳州以支散衣縮不好為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
得無事歲以為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難理
會而無一人肯言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縮信州州
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縮左藏只令漳州
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縮蓋今縮價
每正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
勞復之過改之何妨備一

本州嘗嘗置取為毒民之橫賦屢經上聞而後屢起先生至石丈

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淳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向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替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聽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有吏輩策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聽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聽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備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負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為可行而泉州頗尚書操兩可之說致

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末極好如云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未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其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家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安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乎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以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今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由多稅少便造說嗾嚇以為必有害

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其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之事亦硬擔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也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大抵人傑錄云某在臨漳故行經界只尋得善熟者數人任之條云立事須要人若人難得不成便休須着做去又一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温公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皇太后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魏公有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苑庵庵三楹左楹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漳隴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二十九日遂行漳送至同安

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晷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譎然疑譁然歎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屬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稜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歛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道改復生業至是及暮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脩人事合

當拘家家蓄水警備

因舉漳州之賀孫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但人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項

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衆其僧忽云此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時自剎如此僧送獄必大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詣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帥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瑞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奉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害若果有會躡等之

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其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玩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謙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

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其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人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木之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詢詢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又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

便敗德明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濳恐事力小兼不得人亦難
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眾之將可用張倅云
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闊遠
難守曰向見某州脩城亦以闊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周
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
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
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
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
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着周
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
用錢七萬今乾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
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

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恠不
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
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
得其苦不可言此等入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孤着
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
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
官相見蓋恐慢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
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潭州每間日

一詣學士人觀於齋中
官館則於府觀於齋中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
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
病所係亦不輕其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
因所犯追來父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

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
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
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
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
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
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
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錄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
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過

